

市井人物

电工相师傅

我是个文科生,对水电方面的事一窍不通,幸亏学校有相师傅。

相师傅年近六旬,身材高大,是学校招聘来的电工,经常看见他像一阵风一样奔走在学校各处。

10多年前,我在城里买了套二手房,但因为我和妻子工作、孩子上学都在镇上,就决定将这套房出租,多点收入。租客来看过,愿意承租,但要求我们装个浴霸,否则冬天洗澡太冷了。当然得满足,我决定将水龙头也换掉,那十几个老旧的开关也干脆一块淘汰,换成新式开关。

我请相师傅帮忙,他爽快答应了。于是,那个周六,午饭后,我开车载着相师傅直奔城里。

换那些开关和水龙头,不难,就是费点时间。装浴霸就不容易了,得先把浴室屋顶的若干装饰板卸下,接好线路,再举着浴霸装。干这些活,得一直仰着头,有时还得将整个上半身探入装饰板内,费时、费力还费脑,一通活下来,已是黄昏。天色渐暗,我就请相师傅到我家吃晚饭。许是实在饿了,相师傅没有

推辞。饭后,我递给相师傅200元:“相师傅,辛苦啦,这是你的工钱,别嫌少啊。”

相师傅有些意外,退后几步,连连摆手,推辞道:“帮老师这点忙应该的,哪能要工钱呢,这说不过去的呀。再说,我都吃了你家晚饭了。”

“这年头,吃顿饭算啥,这是你应得的,相师傅。”我把钱硬塞到他手里。

相师傅接了钱,紧张且局促。老婆说,相师傅第二天来找过她,想还回那200元。老婆自然不依。

从那以后,相师傅经常主动问我家里有没有要修的东西,有次硬是来我家把热水器认真地清洗了一遍。

“相师傅,你这姓少见,你这个人更少见。”我常开相师傅的玩笑。

“什么?我是个怪物吗?”相师傅一脸不解。

“你是个少见的大好人。”我大笑。

相师傅听了,笑得比我还大声。(陈国凡)

闲情逸趣

小池荷香醉心田



这方池塘原先是没有的。那一年,我家建造两层小楼,需要泥土填高屋基,于是请来挖掘机在房子地基左前方约100米处连续控土,这儿便成了又大又深的坑。夏天几场大雨之后,大坑四周塌陷,父亲请人来修整了一番,并加宽加深,渐渐地就形成了一方小小的池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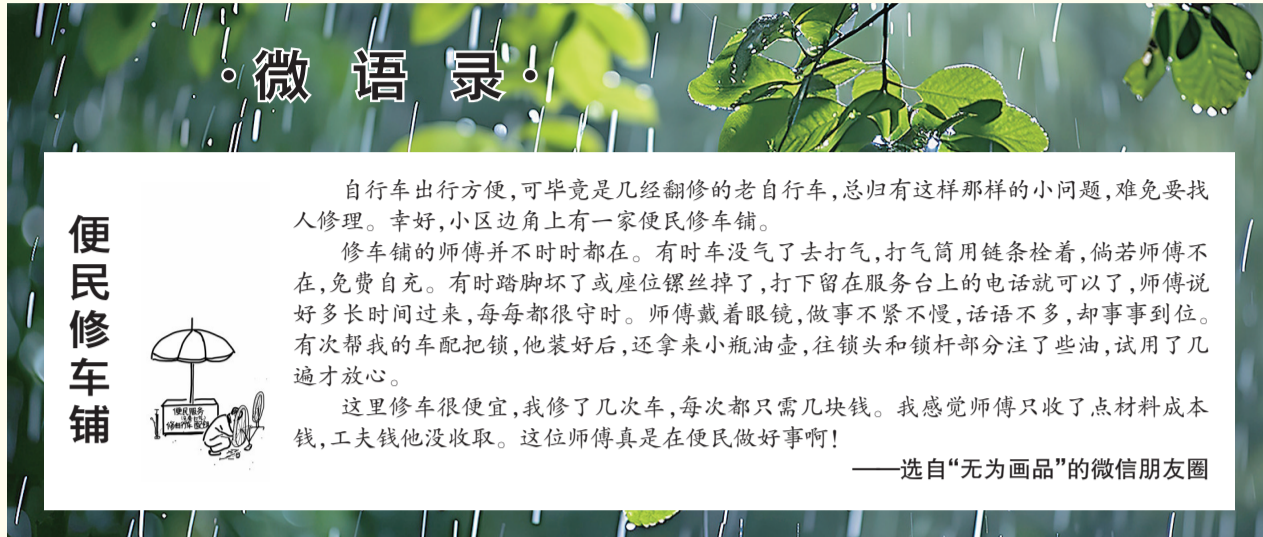
这方小池一直闲着,有一年春天父亲买回藕种栽进池里,春夏之交,这片水面竟被碧绿的荷叶所覆盖,宛如一面翠色的圆镜。数百茎荷花,或亭亭玉立,如翘首的伊人,风姿绰约;或枕波而卧,似慵懒的女子,温婉可人。

荷塘是我儿时去的地方。每逢周日,我便独自一人痴痴地趴在塘边,从小荷才露尖尖角,变为一个个小小的圆,直看到“青荷盖绿水,芙蓉披红鲜”。田田荷叶,亭亭荷花,成了我最爱好的小伙伴,成了我心头一幅隽永的风情画卷。

暑假里,我一个人划着一只大木盆,向池塘深处而去。此时,塘里的荷叶真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啊!我在荷林里左冲右突,几乎找不到出路。阳光在荷叶上跳跃,偶尔从缝隙里漏下一点来,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

像金子一样。观赏着硕大清香的荷叶,我喜不自禁地摘下几片放在木盆里。傍晚,我抱着一大捧荷花回家。母亲看到我手中的荷花,虽觉得可惜,但并没有责怪我,而是说:“别把荷花浪费了,做菜吃吧。”她拿了荷花洗净切碎放入大瓷盘中,又舀了一瓢面粉倒进盘中,加水搅拌。我趴在灶台上,眼巴巴地望着锅。母亲把做好的荷花饼倒入滚热的油锅,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顿时溢满了小小的厨房,馋得我口水乱飞。待荷花饼一出锅,我就迫不及待地撕了一块往嘴里塞,咀嚼了两下,就满口醇香,然后整个人被包围在这种清香里,犹如身在开满荷花的池塘。

而今父亲年纪大了,再也无力种荷,我迫于生计常年在外奔波,也很少光顾小池,原先生机勃勃的池塘逐渐萧条凄冷。今年夏天,我回家小住,在小池边伫立良久,想到季羨林先生种荷,种出了一片《清塘荷韵》,而滚滚红尘中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为追求物质而荒芜了精神啊!我暗付,明年春天,我要在这方小池里种下一片心灵的绿荷,让这绿荷的清香之气去温润芸芸众生……(吴建)



微语录

便民修车铺



自行车出行方便,可毕竟是几经翻修的老自行车,总归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,难免要找人修理。幸好,小区边角上有一家便民修车铺。

修车铺的师傅并不时时都在。有时车没气了去打气,打气筒用链条栓着,倘若师傅不在,免费自充。有时脚踏坏了或座位螺丝掉了,打下留在服务台上的电话就可以了,师傅说好多长时间过来,每每都很守时。师傅戴着眼镜,做事不紧不慢,话语不多,却事事到位。有次帮我的车配把锁,他装好后,还拿来小瓶油壶,往锁头和锁杆部分注了些油,试用了几遍才放心。

这里修车很便宜,我修了几次车,每次都只需几块钱。我感觉师傅只收了点材料成本钱,工夫钱他没收取。这位师傅真是在便民做好事啊!

——选自“无为画品”的微信朋友圈

往事随风

外婆的零花钱

外公离世后,外婆在我家生活了六年。外婆年事虽高,但耳聪目明。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挣钱少。我家里经常人不敷出,生活拮据。外婆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。每个学期开学前,父亲和母亲都为我的学费犯愁。外婆神秘地把带我带到僻静处,从腰间的布包里抽出几张纸币,轻柔地放进我手里:“你要开学了,我给你点零花钱,你别声张。”

母亲曾经叮嘱过,不能用外婆的养老钱。看着一张张纸币,我有些局促不安。外婆看出了我的窘迫,便拉着我的手,柔声细语地说:“你拿着吧,用心读书就好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,钱还不少。顿时,我的眼里不由自主地泛起泪花,一股暖流如和煦的春风,迅速暖遍我全身。

再后来,我上了大学,学费和生活费如千钧之石,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。外婆一如既往,只是给我的零花钱明显多了,一次一千元。左一千,右一千,外婆的布包随同外婆一点点干瘦,我实在不忍心再用外婆的养老钱,便找

借口推脱。外婆总是笑呵呵的,每次都说“我还有钱,你放心”。我已不记得外婆住在我的几年里给我多少零花钱,可我知道那些真金白银都是外婆省吃俭用存下的。

外婆的钱越来越少,引起了儿女们的注意,每提及此,外婆就找各种理由遮掩。母亲知道后,责骂我。外婆挡在母亲面前,替我说话。外婆给我零花钱,缓解了父亲和母亲的压力,但我知道,父亲和母亲都无比愧疚。每次谈到外婆对我的疼爱,母亲都要嘱咐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,让我一定好好孝敬外婆。母亲的教诲铭心刻骨,我时刻挂念着外婆。每次回家,放下行李,我就马不停蹄直奔外婆而去。在我心里,除了父亲和母亲,外婆就是我最亲的人。

我十分感激外婆,如果不是外婆施以援手,我家会举步维艰,我也无法完成学业。外婆给我的零花钱,带着慈爱的体温,驱散我心里的愁雾。那不是普通的零花钱,而是我整个未来和人生。

(何勇)

左男右女

吵架是技术活

邻居王大妈又在和王大爷吵架,声音陡高了八度,气势如虹,感觉下一秒就能摔盘子摔碗,家战秒升级,就差我妈赶紧过去劝架了。我妈却淡定地坐在沙发上,抛出一句:“没事,他俩吵着玩,不是真打架。”

我侧耳倾听,算是听明白了,是王大妈抱怨王大爷吃菜吃得太少。做菜时她还问他:“喜欢吃炒丝瓜吗?”王大爷说:“可以。”可饭菜做完,王大爷只吃了几口便说饱了,菜剩下了,这才招来王大妈一顿恶骂,骂得王大爷既无招架之功,也无还嘴之力。

王大妈是个性情温和之人,和我妈做邻居多年,从未见她与任何人发生过口角,每次见她,都是笑嘻嘻的,说话慢条斯理。可王大妈一旦和王大爷吵架,就秒变“河东狮吼”,我隔墙听音,都惊得一颤一颤的。

果然不出我妈预料,刚还听见王大妈在家里骂人,忽话锋一转,听王大妈喊:“老王,出去走走。”我扒窗户往外瞧,见王大妈和王大爷有说有笑从家里并

肩而出。我夸我妈“活神仙”,我妈笑道:“就他俩,我早摸透了,小孩一样,吵架就为鸡毛蒜皮的小事,没有大矛盾,纯属吵着玩儿。”

哪,还有把吵架当玩儿的。我妈说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谁的日子顺遂如意呀,都有糟心事,心烦了,总得找渠道发泄,对外人发火肯定不妥,对儿女发火也不合适,只能拿老伴当出气筒。但王大妈的聪明之处在于,她火气再大也不揭人短儿。王大爷年轻时,一顿恶骂,骂得王大爷既无招架之功,也无还嘴之力。王大妈和王大爷舍不得儿女的钱,经常背着儿女捡垃圾贴补家用。即便如此,王大妈每次和王大爷吵架,也不提他年轻时的那些事。

王大妈吵架不碰触王大爷的缺点,不揭短儿,心烦了吵几句,骂几句,吵过算完,不闹冷战,吵架只为释放负面情绪,而王大爷也理解老伴为何而吵,给予了包容和忍让。这种吵架透露出老夫老妻的相处智慧。(马海霞)

宜兴民间传说

马斯渎桥

在和桥镇靠近湔湖的王母村,有一座建于清朝的单孔石拱桥,桥长19.3米,中间宽2.55米,净跨5.35米,桥中的铭石上阳刻行书“马斯渎桥”。桥中央伸向河道的方向有4个龙头。说起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古桥,真是有点传奇。

据说,以前居住在湔湖边的农民,除了租种一点地主的薄田外,主要靠捕鱼捉虾为生。他们往往早出晚归,无论寒暑,长年累月都在湖里辛勤劳作,大部分鱼虾都要卖出去,以换取日常用品,剩下的鱼获常常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。但是,这个村子里出了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,他长了半边胡子,整天不务正业,看到村里有人在卖鱼虾,他就去买,却不付钱,问他要,他死皮赖脸地说:“明天吧!”可是到了第二天,他照样不付钱,还抵赖:“长半边胡子的人多了去,怎么就是我啊?”有一次,被他赖账的渔民家的孩子,就用鱼鳞在他身上做了标记,第二天再去时他要钱,可他

依旧不肯承认。小孩遇到这样的无赖,也毫无办法,只能坐在地上哭。

有一天,村上来了一个伸张正义的骑马侠士。他听说此事后,心头涌上一股热流,决定给这个无赖点颜色看看。只听他一声吼:“无赖之徒,哪里去?”那个无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,吓得直哆嗦,撒腿就逃。骑马侠士追到桥上,下坡时马失前蹄,一声嘶叫,侠士翻身落地,这一瞬间,侠士的宝剑正好刺中无赖,让他一命呜呼。可惜的是,那匹马受了重伤,嘶叫了以后,再也没有发出声音,过了几天,竟然死了。为了纪念这匹马和侠士的义举,附近村里的人们把这座桥称为“马嘶桥”。“嘶”是马叫声,又和“死”同音。后来,又渐渐称作“马斯桥”“马斯渎桥”。

在经过百年风雨侵袭后,马斯渎桥桥梁有所损坏。2016年,和桥镇人民政府重新对该桥进行了修缮,恢复了其历史原貌。(蒋培新)

万家灯火

记得你的口味

今天我们家吃了拌茄子,这鲜嫩入味的拌茄子,是我们餐桌上的热销品。吃饭的过程中,儿媳又提起:“我外婆最爱吃拌茄子。”尽管她外婆已去世近20年了,但她一直记得,且常常提起。这“记得”里面,深藏着一个外孙女对外婆的思念。

是啊,只有亲人,才记得各自的口味和喜爱。譬如我们家,我爸爸喜爱吃蚕豆,我妈妈喜爱吃馄饨,我与弟弟喜爱吃羊肉,我妹妹喜爱吃鸡肉,这些我都从小记得。

因为爸爸喜爱吃蚕豆,所以每到蚕豆上市季节,我妈妈会天天买蚕豆、剥蚕豆、烧蚕豆。爸爸去世之后,我家祭祖的素菜里,必有一道是蚕豆。

我与弟弟喜爱吃羊肉,每到冬天,尽管家庭经济比较拮据,妈妈也会忍痛慷慨解囊两三回,为我们开开“羊荤”暖暖胃。这炖羊肉的滋味啊,有点酸,有点

甜,但更多的是鲜美,现在回味起来也要咽上几口口水。

妹妹喜欢吃鸡肉,妈妈就在乡下养小鸡,还特意到植树上捉“背包虫”(大袋蛾),用“背包虫”喂养的小鸡,长得快,肉也特别鲜嫩。这正是伟大的母爱,记得子女的口味,为了子女的喜爱,做任何事都乐此不疲。

如今是我们回敬父母的时候了。妈妈已年老体弱,她喜欢吃什么,我会尽量合她的口味。青青的南瓜藤,精心挑拣一些,再焯水切碎,配上黑猪肉,用这样的原料做出来的馄饨,平时胃口不太好的妈妈,一顿能吃16只。看着妈妈美滋滋地品尝着我制作的馄饨,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

记得你的口味,我会尽力而为;记得你的喜爱,我也乐此不疲。这是亲情间的铭记,也是人世间的至真至爱。(邵湘君)